

启蒙的面具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斯坦利·罗森 著

吴松江 陈卫斌 译

启蒙的面具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斯坦利·罗森 著

吴松江 陈卫斌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2-03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的面具 / (美) 罗森 (Rosen, S.) 著; 吴松江, 陈卫斌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1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The Mask of Enlightenment

ISBN 7-5382-6431-0

I. 启… II. ①罗… ②吴…③陈 III. 尼采, F.W.(1844~1900) - 著作研究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0041 号

The Mask of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3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53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作 者 斯坦利·罗森
译 者 吴松江 陈卫斌
特约编辑 谢翰如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沈 剑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内容简介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很重要然而又很难理解的作品。说它重要是因为它为世界范围内根本性的哲学、政治变革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它一头与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关，一头与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有关。说它难以理解，不但由于它内容深奥，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还由于作者那先知预言家般的文体风格。国内外学者始终对尼采的这本书怀有极大的兴趣。

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斯坦利·罗森所著的《启蒙的面具》一书，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了文本和主题的详尽细致的研究，对形成原著修辞表达风格的复杂脉络进行了梳理，为文本分析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材料。作者以相当的篇幅论述尼采思想的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的背景及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揭示了尼采原作中复杂的、貌似矛盾的概念间的内在的一致性，对永恒轮回学说、哲学预言家的性格、哲学变革的辩证法等均有外延性的阐释。

本书是尼采《查》书的权威性研究成果，必将引起我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及文艺理论家的极大兴趣。

译者附言

《启蒙的面具》原著涉及许多抽象深奥的哲学术语，其中许多术语又是用德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或意大利语表达。由于译者的哲学功底与知识面有所欠缺，虽然翻译过程中小心翼翼、多方查证，仍不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祈望专家、学者与读者予以斧正。

本书主要由福州大学外语系吴松江、陈卫斌两人翻译，赵朋、张天飞参加了部分初译，吴松江最后统稿。厦门大学陈加洛教授审校。《启蒙的面具》一书在阐释中引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些原文和小节标题，《查》一书在国内已有多种中文译本。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为方便读者对照查阅，这些原文及小节标题的译文，我们引用或参考了尹溟所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及楚图南所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两种译本的译文，谨此向尹溟及楚图南两位先生致谢。福州大学外语系钟晓文同志为本书译稿的电脑输入及整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菲律宾许自钦先生的支持帮助，特此致谢。

吴松江

2001年3月庭芳院

前 言

在随后的篇幅中,我想极其详细地研究尼采最难以解读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此后简称为《查拉图斯特拉》)的哲学学说。尽管尼采的学说现在非常流行,而且论述他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几乎就像是川流不息的河流,但是不能说《查拉图斯特拉》已经得到全面的分析,更确切地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只是评论的两种极端(而且不能让人满意)情况:用学究式的经院哲学语言对一些精选的章节进行释义,和把尼采那些充满激情的半诗半文的东西转变成成为后现代主义容易吸收的拐弯抹角的话。

我自己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这些极端的方法,同时也试图保留它们中的优点。写一本论述《查拉图斯特拉》的书而用更晦涩的语言来解释其隐晦的意思是毫无意义的。同时必须承认,尼采既不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也不是从事对因果关系、知觉或者表述行为言辞进行技术探讨的教授。为了方便起见,我说的后现代主义称尼采为其开山鼻祖当然是正确的。比起费尔巴哈、马克思或者19世纪的其他伟大人物,尼采更有资格获得这样的称号。他首先发起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传统的“摧毁”(Destruktion),当然,正是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摧毁的翻版成了德里达和他的学生们把解构撒播到英语世界的基础。当尼采谈论到因果关系、知觉和其他的哲学论题时,他有意使这些论题遭受到彻底的分解。当尼采论及自封的分析哲学时,他强调分析哲学在保护自身免受解构的运动中的无能为力,因为它坚持后期现代思想一些最深层的假设,特别是坚持存在与思维的关系。

然而,从后现代主义或者解构的视角来探讨尼采,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误导。通过对这位革命之父的非正统观念进行绚丽的颂扬

——而这样颂扬的结果会把他消解为绚丽的正统观念——人们是不可能理解这位革命之父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哲学又是另一码事。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推崇学术界专家貌似平庸的散文而反对师范院校令人眼花缭乱的辞令。两者都必须避免，前者是一种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无意识的残余，后者是一种孤芳自赏。尼采并无意使他的革命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差异痕迹，而是充分认识到后期现代性的历史转折，因此也认识到那个转折中的居民所面临的选择。

劳伦斯·兰珀特在他那极有价值的研究《尼采的学说》中清楚地抓住了这一点。虽然我不同意兰珀特对尼采的意图的系统阐述，尤其是不同意他认为实施那些意图时的一致性和所取得的成功，但是我承认兰珀特以一种真正通晓哲学的方式论述解读尼采的任务时体现出来的长处。正如读者马上就会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在关于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这一点上，兰珀特与我的看法相当一致。然而，我们的不一致之处在于，兰珀特笔下的柏拉图太接近海德格尔，我不喜欢。兰珀特以多少有点不同的语言，夸大地回顾了尼采划时代的重要性，正如他对尼采批评现代传统的合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过分热情一样。尽管如此，我把他的论著推荐给读者，作为我自己的研究的对比和补充。

我认为，列举试图用分析哲学的行话来解释尼采的各种尝试是没有意义的。毫无疑问，分析哲学学派（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系列相关的学派）与尼采共同具有一些重要的原理，其中最基本的是未经权衡的信仰，即来自康德，尤其是新康德主义的派生物，认为世界是人类情感、知觉和话语的结构。然而，尼采与分析哲学家们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尼采不同意把数学和普通语言的句法作为哲学分析的范式，尼采用一种激进的唯我论的评论取代分析哲学未经检验的语法的世界观，其结果是现代后康德主义的虚无主义，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他无法摆脱这一点。尼采试图将康德对世界构成的理想化描述与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了解人类本性、懂得如何划分其基本类型的等级顺序的预言家和立法者的观念结合起来，他的学说

的大多数不连贯之处即是源于他的这种不成功的尝试,这正是本研究的指导论题。

尼采学说中的理想化成分,与他接受这样的论点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论点与前苏格拉底的思辨和现代自然科学有共同之处,认为静止是变化的一种迷惑人的衍生物。由于尼采背离了新康德主义,或者说可以说属于其历史循环论一派吧,不是将自我视为先验的,而是把自我本身视为混沌的聚集与各种力量点释放的产物,因此他不能证实他对等级秩序的那种柏拉图式的理解,或者证明他对高尚的虚无主义与低劣的虚无主义的区别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忽视尼采对等级秩序与有限的强调,是不能正确理解尼采的学说的。这就是那些受吉勒·德勒兹影响的评论者所犯的关键性错误。德勒兹在他所著的《尼采与哲学》中明白无误地宣称:永恒轮回并非是事物的一种特殊排列方式的轮回,因此“只是行为和证实轮回”(p. xi),这就完全歪曲了尼采的学说。

后现代主义派对尼采的一种阐释要好得多,不幸的是英语国家的学术界对此并不太熟悉,这就是贾尼·瓦蒂莫的《主体与面具》(*Il soggetto e la maschera*)。瓦蒂莫与海德格尔持同样的论点,认为尼采是形而上学的批评者,他本人不能避开形而上学的语言;在我发现的这种论点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中,瓦蒂莫认为尼采摒弃社会主义导致了他为超人设计了贵族的模式,因此退回到形而上学的语言(pp.373-375)。幸运的是,这并不代表瓦蒂莫的分析水平,虽然这确实也很能说明他不言而喻的政治暗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缜密的文本分析,强调了在尼采全部文集中面具的重要作用。我对他的论著的主要异议是:尽管他反对德勒兹强调血统是尼采的主要方法(p. 147),但是他自己的解读忽略了尼采采用的各种不同面具的形象是一致的,而且极为显而易见是柏拉图式的,但当然不是形而上学的政治框架。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无拘无束,面具不断地变化,瓦蒂莫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尼采思想的一致性。但是,这就把毫无拘束与美学活动等同起来了,这是尼采在某种程度上与席勒所持的同一种

学说；它忽视了哲学活动与诗歌活动之间的差异。

让我们回到一个更普遍的阐释问题，这是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是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解读的弱点的直接结果，人们无法理解尼采，或者说，就此而言，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尼采，除非他对一个文本的认识基本上接近他对哲学的悟性，尽管阐释模棱两可，而且不可能把作者的主题思想的最终意义与作者对主题推论的阐述等同起来。不错，尼采是透视法学说(perspectivism)的倡导者，但是透视法学说是一种可以采纳或者也可以摒弃的学说，这是因为像所有的学说一样，透视法学说接近于哲学的整体观点(sunopsis)。总而言之，透视法是一种观察的角度，而不同的观察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观察角度，因为他们提供的稳定的同一物的结构规定了他们的观察界限。观察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是不会与这些观察角度本身根本不同或者一直不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一个人从一系列的观察角度来看待存在的景象。确实，存在可能会被描述为那一系列观察角度本身，但这并非就一定会产生有害的相对主义，只要观察者能说出他从这一系列的观察角度中的每一个角度看到了什么景象，从而使其他人也能看到这一景象。

如果观察者说不出看到什么，那么总而言之，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用书面文字貌似真实地来取代视觉，实际上是回复到草率的胡编乱造。在这个根本的意义上，尼采就像是柏拉图本人一样的柏拉图主义者，尽管他完全摒弃了所谓的“理念”学说或者纯粹的型相。换言之，尼采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到了深信他能了解人类的本性以及哲学家所发挥的预言家和立法者的作用是如何改变人类本性的这种地步。正如我在上面批评德勒兹时所指出的，尼采在这一点上是显而易见的；证据确凿无误，只有歪曲篡改业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本才能否认这些证据。

我在以前出版的论著中，详尽地论述了尼采既不是最后一个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家也不是第一个海德格尔主义者，而是综合了这两种思想方法的某些成分的哲学家。这种结合导致了一种不稳定的

尝试,试图既对传统的哲学作出真正的阐释,同时又揭示历史存在的一个新时代。重申一次,尼采哲学中的柏拉图学说的成分,只有认为哲学家是预言家和立法者的观念是令人信服的,而不是一种存在或异常清晰的结构学说。永恒轮回的学说,或者更精确地说,隐喻,与总体结构的概念表达没有关系,而实际上是把黑格尔的“绝对”重新吸收进柏拉图倒转的宇宙神话开创的修辞语言。至于揭示的内容,并不是一种原始的海德格尔式的尝试,试图解构西方历史以发现一个“存在”的历史(Seinsgeschichte)的新开端,而是对已作出的结论的一种报复以及对过去英雄年代的一种颂扬,作为用来为摧毁现在堕落的年代进行辩护的范式。尼采鼓吹接受高尚的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适用于切除低劣的虚无主义的手术工具,低劣的虚无主义把自己伪装成进步、平等主义和开明。

尼采复杂的学说的核心是他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出的格言:创造者必先摧毁。摧毁和创造都不能从狭隘的阐释术语加以理解,它们当然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将“存在”认同为混沌使它们成为可能这关键性的一点之外。尼采属于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所说的荷马兵团,或者说也可以说属于认为静止是运动的一种伪装形式的那些人。这种信念的双重必然结果是认为艺术比真理对人生更有价值,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因此,尼采用具有诗人气质的武士取代柏拉图所谓的哲学家—战士,或者是他说得模棱两可的“具有基督灵魂的恺撒”。如果“存在”即混沌,那么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当然毫无意义;它必须用修辞来取代。但是这与用艺术取代哲学的说法并非同一回事。尼采丝毫无意退隐为唯美主义者而存在。他不是把自己构想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是构想为一次哲学革命的始作俑者,在这种哲学革命中,艺术发挥了刺激的作用,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发挥了麻醉剂的作用。

在近代,出现了在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上阐明永恒轮回学说的共同努力。我们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否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尼采对在物理学中为他所作的揭示找到支持的可能性着了迷,必须强调

的是，数学、逻辑学，当然还有物理学，是尼采的人类透视法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他的用意是作为一种感知的方式，也就是说，阐释或推测，而不是发现或掌握，各种力量点的聚积和释放。因此物理学是一种艺术，反过来是强力意志的一种表达，是混沌无规则波动的一种外界的表达（正如尼采在他的未发表的遗作《笔记》[Nachlass]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像所有的还原论者一样，尼采面临着赋予人生、意识，以及在精力搅乱的基础上有意识的活动以价值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正如他所说的，在力量搅乱的基础上有意识的活动：用一种更古老的表达来说，就是在空间物质搅乱的基础上）。这反过来导致了尼采将机会与必然、价值与力量混为一谈。其结果是一种命运之爱(amor fati)(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命运之爱)的不一致综合和一种创造性的价值重估的学说。尼采为我们提供了对斯宾诺莎认为自由是对决定论的认识这一定义的重重新阐释。因此他在艺术和大政治(die grosse Politik)这一层次上复制了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地表达了的观点：现代哲学的共同学说确定无疑是由现代数学和实验科学所决定的。

为了找出一条走出尼采哲学迷宫的途径以及减轻他自相冲突的学说所引起的困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握住他的全面意图，即通过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顺势疗法的药物把人类从堕落的弊病中解放出来。揭示传统的谬误基础加速了衰败转为虚无主义，而我们就是传统的谬误基础的最新表现，而就此而论，已经病入膏肓、面临死亡，只不过是处于进化学说那种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掩盖了最后的人的来临。尼采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仅断定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堕落，而且断定生命，更确切地说是生成，已经没有价值。尼采委婉地提到的所谓的“生成的清白”，是对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错觉的一种有益的别称。但是，这就给革命的第二阶段，或者说是实证的阶段，带来了一个显然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生成是混沌而价值观是短暂的人类创造，更确切地说，是高尚的谎言，那么超人高尚的、充满阳刚活力的价值观也一

定是如此。用稍微不同的措辞说,极端自由与创造性的学说完全与永恒轮回的有限和必然性相矛盾。

有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可以理解尼采那一套显然是不一致的学说,即使是不能使之完全一致,我把它作为一种有用的假说提出来,同时提醒诸位不能把它作为过于简单化的依据。我要在此强调,这种假设并不忽视尼采学说中那些关键性的成分最终不相容的性质。它所声称要做的是理解尼采的全面意图。这种假设建立在尼采出版的和没出版的各种不同文本的基础上,因此是建立在他明确的叙述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海德格尔学说或者最近法国学者的思辨的基础上。它也建立在尼采所明显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艺术性和他那复杂的修辞的基础上,这是被分析学派或正统的学院派阐释者完全忽视了的尼采思想的明确特征。如果不考虑到尼采的写作为体,就理解不了尼采,就像理解不了柏拉图或克尔恺郭尔一样。

与许多 20 世纪的学者不同,尼采完全熟悉那些用有益神话传播危险真理的哲学家所奉行的奥秘主义,或者说是隐藏手段的漫长传统。他经常提到奥秘与通俗之间的区别,在《善恶的彼岸》中有详尽的论述,而且在他发表与未发表的所有论著中也都有过论述。毫无疑问,尼采是赞同这种区别的,这一点可以用他的警句简明地表达:“每一种深奥的东西都喜欢面具。”尼采也无可置疑地认为秩序和生命是混沌没有价值的变异,因此价值和意义都是一种人类的创造。

这种信念既能使我们获得新的创造行动的自由,又能使我们在承认生活的空虚的绝望中失去勇气。简而言之,我所提出的假说是,尼采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试图在作为这些抉择的第二个抉择的前提的基础上建立第一个抉择。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尝试的第一步是最为危险的;为了使我们摆脱对我们创造力的每一种限制,尼采必须摧毁传统价值的所有基础,不论是自然的或是先验的。这就是以论述海德格尔为中介、当代试图解构西方传统以便防止人类精神物体化的尝试的先驱。极为自相矛盾的是,尼采为解放所付出

的代价都是束缚。康德教导说自由是理性的自发表现，而尼采却把理性归纳为混沌的自发性。就是这种归纳，尼采必须用创造和重新评价的修辞加以伪装，特别必须使他自己难以辨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尼采所有的论著中发现了到处是我称之为双重修辞的现象，这一点已经体现在业已引用过的他的断言之中：创造者必先摧毁。

这种摧毁的修辞是现代欧洲启蒙固有的怀疑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种激进化，其显著的不同之处是尼采更为彻底，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比科学启蒙的伟大人物更为诚实，因为他把启蒙的主要动力——数学科学贬低为混沌。然而，这种创造的修辞，也是启蒙中自由意志论的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化，这是一种从文艺复兴衍生出来的，尼采加以净化或强化的人本主义，但是他也在两个方面加以改造。第一，具有少许拟古主义，从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寻求灵感；第二，因为他不能使他自己从瓦格纳的歌剧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中解放出来。

简言之，尼采在下列的意义上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尚的谎言，但是他比柏拉图的谎言更为明确地描述了他同时为我们提供的事实。他又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因为他没有哲学家可以测定他自己的方位和逃避历史趋势的理念领域。尼采试图上升到他称之为吟唱着品达颂歌的极北乐土之民国度的柏拉图层次。无论从陆地或者海上都不能接近极北乐土之民，因为他们生活在历史之外，而且获得了属于柏拉图倒转的宇宙的神话中神圣的造物主的一切透视法的透视法(skopos)。然而，缺乏理念，尼采的透视法(skopos)本身只是一种历史事件；如同如此之多的19世纪思想家一样，尼采给予我们一种历史的哲学来取代存在的本体论。

因此，我的假设是，尼采试图用同一的永恒轮回的观点来逃避暂存性和人类有限性的局限。至少在尼采的眼里，这种观点既是摧毁的又是解放的。尼采论著中所有固有的模棱两可都是起源于他试图借助一种双重修辞来平衡他的中心观点的摧毁和解放这两个方面。尼采摧毁的目的是为了创造；问题是他必须摧毁他希望使他们

相信他们就是创造者的那些人。这一问题也适用于尼采；他的透视法(skopos)，或者超越善与恶的极北乐土之民的住地，即使尼采获得他对永恒的看法的有利地位，已经被那种看法的细节降低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地位，或者人们可以采用海德格尔的表达，称之为一切透视的透视法。但是，就此而论，那种看法成了混沌随意运动消失的牺牲品。

我探讨《查拉图斯特拉》就是根据这种假说，我在别处也作了广泛的尝试，以期证实这一假说。我将《查拉图斯特拉》视为尼采的大政治(grosse Politik)的一个范例，以及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他的柏拉图主义的一个范例。然而，可以说柏拉图通过撰写《理想国》而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欧的历史，但尼采出版《查拉图斯特拉》，却是为了摧毁一个西欧——一个由于基督教退化变质的、在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衰败了的西欧，或者说为了摧毁人民大众的柏拉图主义。但是《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也不会只是一部具有摧毁性的论著。就我现在列举的理由而言，它必定也包含了一个高尚的谎言，或者说祈求创造。由于查拉图斯特拉所提出的明显事实，这种祈求也就泄露出来了：即所有的信徒都是低等的，或者说超人不可能从教义和神示产生出来。尼采进退两难的困境在于，他摧毁的惟一希望是在现在的废墟上将出现一个新生的婴儿，这个婴儿也是新的价值表的创造者。尼采知道，正如在他的书信中所表明的，那些认为他们本身既是超人又是他的信徒的人将会从根本上误解或者从根本上滥用他对创造性的祈求。尽管如此，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大概是为了把我们从最后停滞不前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因此，《查拉图斯特拉》既是一本革命的手册，又是其作者承认革命必定总是失败的自供状。对《查拉图斯特拉》进行仔细的研究可以教会我们许多东西，不仅仅是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本质，而且还有启蒙的最终结果，或者说是试图通过受制于不一致地依赖两个最终是不协调的学科来使人类获得解脱：即作为表达永恒秩序的数学和作为秩序自发表现中心的主观主义。我写这本书不是作为哲学史上的一部哲

学著作，而是试图理解，或者至少阐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一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内部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将理论与实践这两者视为一个综合体的两个独立成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就无法解决。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哲学与政治相互依赖，但是这种情况和理论与实践互相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情况完全不同，姑且以纯概念性的秩序的推定性发现为例。哲学家，作为其目的是使人脱离政治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类型，必须决定适当的独立方式；而我所说的“适当”，指的是允许哲学与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时尚形成对比而存在的方式。为了保全哲学而重新创造历史，这种哲学上的诱惑是极为巨大的，只要熟悉历史，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诱惑（如果“诱惑”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词的话）在西欧传统的初始时代尤为强烈，而在我将称之为这种传统的结束时期中，即19世纪的下半叶和20世纪的许多时期，这种诱惑甚至更为强烈。不管我们把这种重新开始的活动视为新生的分娩剧痛或者一个时代垂死挣扎的痛苦，毫无疑问，尼采对于我们的理解和对于我们的政治命运都是极为关键的人物。

因此，我以最认真的态度以及根据尼采的全部文集（因此必然会不顾及显然是极为荒唐可笑的对尼采阐释的两个极端的学派）对《查拉图斯特拉》进行探讨。第一个学派坚持认为尼采主要是一位警句作者和一位作家，不可能有一致的分析思想；第二个学派步海德格尔的后尘，将《查拉图斯特拉》视为是进入他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学说的前厅（Vorhalle），这只能在后来未发表的遗作《笔记》（Nachlass）中找到片言只语。我本人持与卡尔·勒维特相同的观点，勒维特的著作《尼采的同一的永恒轮回的哲学》（*Nietzsches 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ehr des Gleichen*）现在被忽视了，但他仍然是了解尼采的一位最明智的向导。根据勒维特的观点，尼采后来所有的学说都可以在《查拉图斯特拉》中找到。我想要阐明《查拉图斯特拉》是一部精

心构思的论著，其中包含了用双重修辞表达(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的复杂精细的学说，我要阐明的是这样精心构思所表达的复杂精细的学说所达到的程度。同时必须承认，《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一部有关认识论或本体论的专著；它是一部艺术作品，像所有这样的作品一样，它包含了强烈的灵感成分和纯诗歌的艺术，这一切都没有能轻易解释的、推论的、意义相同的表达法。我也应该说，我决不是尼采诗歌的崇拜者，我也不是他学说的虔诚信徒。但是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中心任务无关：本书的主要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尼采的革命性学说，而且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哲学革命本身的问题。

我觉得把精力花在撰写一篇有关阐释方法的冗长序论没有多大的意义。《查拉图斯特拉》，从副标题来看，是一本为每一个人而又不是为哪一个人而写的书，它是以向公众和私人讲道的混合形式撰写的。尼采使用的许多象征是不言而喻的，但无疑有一些是诗人潜意识的模糊产物，人们必须在美学上不敏感的锡拉岩礁或者不合理的阐释与阐释不足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或者失败之间航行以洞察有意戴上面具的表达的准确含义。像《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一本书，很像它部分仿效的希伯来和基督教圣经，除非我们能确定作者的意图，每一个读者都会有各自的不同理解。借用这一现在已经不时兴的说法，我并非想否认对于富有想像力的文本总是有可供选择的各种阐释，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只有在我们能把握作者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时，我们才能开始选择，没有这种对作者观点的把握，所谓的选择只能是随心所欲的想象，而这样的选择与正在被阐释的文本并没有任何关系。

不论人们如何看它，像《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一本书，需要大量的释义。人们尽可以抱怨这样做违背了诗的完整性，而我也已经承认了尼采运用的修辞中散发出来的强烈的灵感成分。但是，

* 英语习语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处于锡拉岩礁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涡之间)，意为腹背受敌，进退两难。——译者

灵感要么是使其接受者充满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启示,要么只是旋转托钵僧卷起的热风。对尼采所运用的修辞的合理性的检验将在我所作的阐释之中。这种阐释不是随心所欲的阐释,也不仅仅是一种与无数其他的阐释形成对比的透视法。在其中心论点和概括性的要点之中,阐释必然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我从尼采以一种新的启示描述人类种族这一不会被误解的意图入手。无论表达这种启示的细节会戴上什么样的面具,其要点也不得不以或多或少是明确的方式来陈述。查拉图斯特拉教导说,超人是通过两种相对立的方式降临的:创造性的革命和永恒轮回的循环持续不断的交替轮换。这种相对立令人困惑不解,但它并非不可理解。阐释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掉相对立的成分或者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为什么无法去掉这相对立的成分。

我将以概述尼采的意图入手,接着详细分析第一部的《序篇》,《序篇》实际上是对全书的介绍。然后我回头从全书四个部分精选出来的章节进行全面的分析。《查拉图斯特拉》中有大量的重复,无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在潜在的信徒(当然这些信徒不是超人)中诱发一种催眠状态,但部分是因为尼采似乎时而对他那飘忽不定的缪斯着了迷。同时也必须论及总体的篇章布局,而且必须仔细考察足够的章节,以避免遗漏了书中实质性的篇章。我略过了那些对同一题目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的新观点、进行更深入或者更详细地描述的段落。为了避免产生重复的后果,我对文本相连接的各部分进行了长短不一的论述;迄今为止,本研究最长的篇章是对《序篇》和第一部各个片断的论述。

就论述哲学革命这一更大的问题而言,需要大量的篇幅解开尼采错综复杂的论点以及评价其哲学价值,这就使我不可能对居第二位的文学同时进行评论。我已经在此并在随后的《导论》中就有关尼采的学问的重要例子阐明了我的观点。把赞同或者不同意一大批大名鼎鼎的专家对这一文本细节或那一文本细节的意见分门别类地罗列出来是徒劳无益的。我还要补充说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虽